# 從音韻及詞族的觀點論閩南語 tsĩ3 的本字\*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本文從臺灣閩南語口語出發,探討一個常用語詞的本字:用來表示植物幼嫩(如嫩薑)或人年輕、閱歷淺的形容詞 tsī3。首先本文從閩語內部跨方言比較的觀點,確認臺灣閩南語 tsī3 與閩東語福州的 tsien3、周寧賈川的 tsien3、寧德的 tsem3 等形式同源,在原始閩語中可以擬測為\*tsiam3。其次,在漢語文獻方面,本文從詞族的觀點論證原始閩語中表示味道淡薄的\*tsiam3(本字已知為子冉切「饗」)與表示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的\*tsiam3都來自「漸」(慈染切)詞族。具體而言,原始閩語中的兩種語義都與「漸」的初生芽萌義密切相關,係由「漸」孳生而來。本文同時指出,原始閩語的\*tsiam3與\*tsiam3其實是同源異形詞,它們分別來自不同的時間層次。

關鍵詞:閩南語、閩東語、本字、詞族、比較方法

<sup>\*</sup>本文初稿曾以〈臺灣閩南語 tsi3 的本字及相關問題〉為題,在 2024「閩語音韻的存古與 創新」一日學術工作坊(國立中山大學,2024/8/23)上宣讀,感謝講評人國立中山大學中 文系系主任杜佳倫教授提出中肯而有建設性的意見,也感謝與會學者洪惟仁教授提供意 見及鼓勵,使我們更有信心。文稿修訂後投交本刊,又獲得兩位不具名審查人惠賜卓見及 若干疏漏,使本文在論證及陳述上更為周密,謹此致上謝忱。當然,本文任何殘存的錯 誤,責任均在作者。

## 1. 前言

衡諸其他漢語方言,學界大致都承認閩語從主流漢語分支出來的時代甚早。由於時間渺遠而又僻處東南,使閩語中有音無字的現象遠較其他方言豐富,本字考證(語源探索)這項研究課題在閩語研究中就益發顯得重要。本文從臺灣閩南語口語出發,探討一個常用語詞的本字:用來表示植物幼嫩(如嫩薑)或個人歷練較淺的形容詞 tsi3。

漢語方言本字研究,其本質是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具體來說,就某個漢語系語言(例如閩南語)內部,是探索某個口語形式的「語源」(etymology);就該漢語系語言與漢語歷史文獻之間來說,則是尋找「同源詞」(cognate)。若經過嚴謹而仔細的探索後,獲知某漢語系語言某個口語形式存在漢語文獻上的同源詞,那麼就是為這個口語形式找到了本字,同時也就明白了語源。由此可知,語源是一個外延較為廣泛的概念,本字則是內涵較為豐富的概念,理由是:閩南語某個語詞的語源不必然是漢語的同源詞;然而閩南語某個語詞的本字則必然是漢語文獻上的某個同源詞。總而言之,語源和本字是在不同基礎上提出的概念,語源是廣義的,本字是狹義的。本文以「本字」為題,採狹義的概念。1

本字研究的基本要求是「音準義合」,透過準確的音韻對應以及合理的語義變遷,探求現代漢語口耳相傳的語詞在歷史文獻上曾經存在過的寫法。 漢語方言本字的研究方法包括:(參看楊秀芳 2000)

覓字:增加吾人對典籍難字的認識; 尋音:增加吾人對音韻對應的認識; 探義:增加吾人對語義變遷的認識。

<sup>1</sup> 與「本字」稍有關聯的是「用字」。「語源」和「本字」都是從事歷史語言學研究時所使用的概念。「用字」則涉及語言在書寫上的規範,例如閩南語可選擇以羅馬字或方塊字來書寫。若選擇方塊字,還可以進一步區別:使用文獻現有的本字、方言內部通行的俗字、基於語義的訓讀字,甚或依需要而創制新字。「用字」使用俗字、訓讀字或新字等,可基於不同考量為之,學術研究考證所得的「本字」並不是唯一選項。

以上覓字、尋音、探義三種方法,分別以字形、字音、字義為未知項,運用時或者各有偏重,然而整體來說,均須從形、音、義三個向度進行交叉比對,以求全面且系統地建立漢語方言口語詞與漢語歷史文獻之間的關係。本文關於本字的考證,主要便仰賴這三個方法。

本文關於閩語及其次方言之標音,全部使用國際音標(IPA)。聲調則以數字標註調類置於音節末尾,具體如下:陰平-1、陽平-2、陰上-3、陽上-4、陰去-5、陽去-6、陰入-7、陽入-8、輕聲-0。<sup>2</sup>

#### 2. 閩語中表示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的 tsī3

#### 2.1 閩南語 tsī3 的音義問題

整體來看,以不帶音舌尖塞擦音、鼻化元音及陰上調的[tsī3]來表示幼小、稚嫩、柔軟以及植物或人不成熟的這個形容詞,在現代閩南語的泉州、漳州及潮汕三個分支中是相當普遍的語言現象。臺灣閩南語有「hi2 ai5 than5 tshī1, laŋ2 ai5 than5 tsī3」(魚愛趁鮮,人愛趁茈)這個俗諺,意思是魚要趁新鮮吃才會美味,人要趁年輕時努力才能有所作為。3在杜嘉德(Douglas 1990[1873])及巴克禮(Barclay 1990[1923])所記錄的廈門音資料中,有以下的記錄:4

tsi3: tender, young, delicate (of men, animals, shoots of plants, etc.) iu5 tsi3, young, as person. tsi3 tshio?7, id. lau6 tsi3, old and young. sik7 tsi3, stiff or hard, and soft, as branches, &c. thn2 tsi3, the sugar

<sup>&</sup>lt;sup>2</sup> 臺灣閩南語已有教育部頒布之羅馬字方案,數字調標注方式為: 陰平-1、陰上-2、陰去-3、 陰人-4、陽平-5、陽去-7、陽人-8。本文語料之音標既均以國際音標標注,調類也遵循羅 杰瑞(Norman 1973)及丁邦新(Ting 1982)等學者所使用之國際學界調類標注方式呈現。

<sup>&</sup>lt;sup>3</sup> 可參閱網路影片「龍介兄說台語—市場系列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fuzs-hm8k(瀏覽日期: 2024 年 7 月 10 日)。

<sup>4</sup> 原書音標作 chín,本文轉寫為相應的國際音標。

is boiled soft, not hard of stiff. (Douglas 1990[1873]: 40)<sup>5</sup> tsĩ3: tender. put7-lun6 lau6 kang6 tsĩ3, whether old or young. tsĩ3 kau5-lau6, from childhood to old age. m6 tsĩã2 lau6 m6 tsĩã2 tsĩ3, middle-aged. kiã3 iau3 iu5-tsĩ3, children still young, not yet able to earn money. tsĩ3-kiã3 bo2 pak7-tŋ2, a young child without understanding of affairs; said sometimes in blaming a man. (Barclay 1990[1923]: 20)<sup>6</sup>

以 tsî3 構成的詞包括:表示人年輕的 iu5 tsî3 (幼□)或 tsî3 tshio?7 (□赤);與老相對則為 lau6 tsî3 (老□),表示植物枝幹堅硬或柔軟則為 sik7 tsî3 (宿□);把糖烹煮之後柔軟不硬稱為 thŋ2 tsî3 (糖□)。另外,巴克禮增補了一條相當重要的俗諺: tsî3 kiã3 bo2 pak7 tŋ2 (□囝無腹腸),這是指年輕人不諳世務,有時用於責怪年輕人。謂語 bo2 pak7 tŋ2 (無腹腸)是譬喻年輕人不夠成熟,處理事情欠缺籌謀規劃。

底下列舉現代閩南語方言的資料,說明 tsi3 在閩南語中的讀音表現。

#### 泉州系方言:

泉州 tsĩ3(幼小、不成熟,字作「謭」,林連通主編 1993:153) 南安 tsĩ3(字作「俴」,李如龍 2001a:40) 晉江 tsĩ3(字作「戔」,李如龍 2001b:88) 永春 tsĩ3(幼小、嫩也,字作「啙」,林連通、陳章太 1989: 108)

<sup>5</sup> 原白話字標音如下:tender, young, delicate (of men, animals, shoots of plants, etc.) iù chín, young, as person. chín chhioh, id. lāu chín, old and young. sek chín, stiff or hard, and soft, as branches, &c. thng chín, the sugar is boiled soft, not hard of stiff.

<sup>&</sup>lt;sup>6</sup> 原白話字標音如下: tender. put-lūn lāu kāng chín, whether old or young. chín kàu-lāu, from childhood to old age. 兩 chiân lāu 兩 chiân chín, middle-aged. kián iáu iù-chín, children still young, not yet able to earn money. chín-kián bô pak-thg, a young child without understanding of affairs; said sometimes in blaming a man.

#### 漳州系方言:

漳州 tsĩ3 (幼小,馬重奇 1993: 206)

東山 tsĩ1 (柔軟、嫩,中嶋幹起 1979: 219) 7

#### 潮汕系方言:

汕頭 tsī3 (不成熟、年輕, Fielde 1883: 42) 8

揭陽 tsĩ3 (嫩、不老,字作「稚」,蔡俊明編 1976: 432)

澄海 tsĩ3 (字作「稚」, 林倫倫 1994: 136)

潮陽 tsĩ3 (中嶋幹起 1979: 219)

從以上資料來看,可以推測各種閩南語中表示幼小、稚嫩、柔軟及人不成熟的語詞 tsī3 是準確而可靠的同源詞,在原始閩南語中的形式可擬測為\*tsī3。

在語源方面,針對現代閩南語 tsī3 (原始閩南語\*tsī3) 這個詞,目前存在諸多不同的漢字寫法,包括:<sup>9</sup>

告 將此切,窳也。(止攝開口三等支韻精母上聲)

茈 將此切,茈薑,又茈草也。(止攝開口三等支韻精母上聲)

雅 直利切,幼稚,亦小也、晚也。(止攝開口三等脂韻澄母 去聲)

俊 即淺切,淺也。(山攝開口三等仙韻精母上聲)

<sup>&</sup>lt;sup>7</sup> 釋義作やわらかい(野菜が),tender。不過東山閩南語聲調標為 55,為陰平調,聲調與 其他閩南語不同。由於閩南語東山方言陰上調 42 變調後為 55,我們不排除這裡有聲調誤 標的問題。

<sup>&</sup>lt;sup>8</sup> 釋義作 immature; young, Fielde 標音原作 cín, 本文轉寫為相應的國際音標。

<sup>9</sup> 以下用字的反切及釋義均根據《廣韻》,後面的中古音韻地位則是我們加上去的。

<sup>10</sup> 中古知、徹、澄這類舌上音聲母在閩南語中絕大多數讀 t-、th-,讀為 ts-、tsh-的同源詞例固然是有(參看吳瑞文 2012:384),但屬於零星個案。結合聲調上的表現,我們認為閩南語 tsī3 的本字為「稚」的可能性相當低。

而無關本字的訓讀寫法。

剩餘的「皓、茈、俴」三個字中,「皓、茈」兩者為同音字(將此切), 均屬於中古陰聲韻字,今讀為鼻化韻-î必須有所說明。從語義上來看,釋為 「窳」的「皓」字,意思是物品粗糙或不堅實,如「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 窳。」(《史記·五帝本紀》)。又或者引申指身體的衰弱,如「稟性軟弱 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王充《論衡·命義》)。由此可 知,「粗窳義」的「皓」字與「幼小、稚嫩、不成熟」等的語義關聯相當薄 弱,可以排除。

接著探討「茈」字。「將此切」的「茈」字讀為 tsī3,聲母與聲調符合規則,唯一需要解釋的是韻母。《廣韻》中已經收入了「茈薑」一詞,可見這個詞語在時代上相當悠久,應當仔細推敲。根據漢語文獻所載,「茈薑」一詞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sup>11</sup>

專結縷, 欑戾莎, 揭車衡蘭, 槁本射干, 茈薑蘘荷, 葴橙若蓀。

司馬彪《註》曰「茈薑」曰:「茈薑,茈上齊也,薑之息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唐人司馬貞《索隱》引張揖云:「子薑也」。<sup>12</sup>案:《四民月令》云:「生薑謂之茈薑,音紫」。<sup>13</sup>茈薑又稱子薑,也就是生薑。這裡的生薑指的是初生的嫩薑。在語義上,「茈薑」與閩南語口語中的 tsī3 kiũ1 完全相合。許慎《說文解字》謂:「茈,茈艸也」,段玉裁注曰:<sup>14</sup>

《周禮》注云:「染艸,茅蔥、素盧、豕首、紫茢之屬。」按, 紫茢卽紫模也。紫模卽茈艸也。《廣雅》云:茈模,茈草也。

<sup>&</sup>lt;sup>11</sup> 本文所引用歷代漢語文獻,都根據「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hinese Text Project」網站檢索所得,特此說明並致謝。

<sup>12</sup> 應當留意到「茈」為支韻上聲,「子」為之韻上聲,分屬不同韻目。張揖所注「子薑」 究竟是單純解釋字義或兼有聲音上的考量,並不容易判斷。

<sup>13 《</sup>四民月令》一卷,東漢崔寔撰。於《史記索隱》及《唐書·經籍志》均作《四人月令》, 以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諱而改,今還其原名。

<sup>&</sup>lt;sup>14</sup> 本文所引《說文解字》之段玉裁注文皆根據許惟賢(2015)之標點本,並於段注引文末 注出頁數。

古列、戾同音,茈、紫同音。……司馬彪注《上林賦》曰:「茈薑,紫色之薑。」郭注《南山經》曰:「茈蠃,紫色蠃。」故知古紫、茈通用。(頁52)

依司馬彪所言,「茈薑」當為「紫薑」,取義於初生嫩芽(薑之息生者)為紫色。進一步結合段注可知:古「茈」與「紫」為通同字,均從支部「此」聲。倘若以「茈」為 tsī3 的本字,那麼原始閩南語及其下位方言所顯示的音韻變化,乃是陰聲韻字今讀鼻化韻。根據漢語音韻史所提供的線索,今閩南語「茈」的鼻化成分在性質上屬次發性(secondary)而非原發性(primary)。不過從現代閩語的比較來看,原始閩南語中表示幼小、稚嫩、不成熟義的 tsī3,其韻母鼻化韻實為原發性的,後文將從閩語比較研究的角度加以證明。換句話說,本文認為止攝開口三等支韻上聲的「茈」並非 tsī3 的本字,閩南語口語中的 tsī3 kiū1 並不等於文獻上的「茈薑」或「子薑」。15

最後來談即淺切的「俴」字。「俴」在聲母、韻母及聲調三方面完全符合閩南語既有的音韻規則對應,不過語義上「淺」跟「幼小、稚嫩、不成熟」的語義關聯似乎沒有直接關聯。也許有一種看法是,「俴」義為「淺」,可以用來指年齡不深(淺),進而擴大為不成熟。這樣的語義發展是有可能的。不過進一步從閩語內部比較音韻來看,原始閩南語的\*-ī 韻母的來源除了早期帶\*-n 的韻類(山攝)之外,也可能是來自早期帶\*-m 的韻類(咸攝)。<sup>16</sup>因此,儘管進行閩南語次方言的內部比較時,「俴」似乎也可視作可能的候選本字,然而這個本字也仍需要利用閩語內部跨方言比較來加以確認。

歸納起來,表示幼小、稚嫩、不成熟的\*tsī3,是可以追溯到原始閩南語階段的同源詞。在語源上,可能是「茈」(將此切)或「俴」(即淺切),前者韻母不合乎規則,後者語義有若干出入。

<sup>15</sup> 考量到「茈」與「子」在古音中韻類有別,同時「子薑」在文獻上相對屬於晚出,因此 若以「子」為閩南語 tsī3 的本字,就更不容易取信於人了。

<sup>16</sup> 泉州系閩南語的-ǐ 韻母另有梗攝的來源,如「生坑姓井青星」等,不過它們在漳州系閩南語中讀為-٤ 韻母,原始閩南語當為\*-٤,由此可以排除\*tsī3 來自梗攝的可能。關於梗攝的相關分析可參看吳瑞文(2010)。

#### 2.2 閩東語同源詞的音韻表現

從閩東語來看,表示不成熟、幼稚、稚嫩這個意義的詞,讀音為舌尖不 送氣塞擦音且帶鼻音韻尾的上聲字。例如在福州方言中,有以下的紀錄:

tsien3 戈曼 young, unripe, youthful tsien3 tseu3 戔鳥 birds just out of shell—unsophisticated tsien3 kua1 mo2 non2, tsien3 kian3 mo2 pok7 ton2 戔瓜無瓤,戔仔無腹腸 unripe melons have no pulp, so children have no experience.<sup>17</sup>

(Maclay and Baldwin 1870: 208)

(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編 1996: 322)

【淺】tsien3 年輕,不成熟,缺乏知識和經驗,閱歷少:生得 ~長得樣子年輕 | △~瓜無瓤,~囝年輕人無腹腸學識 | 年齡艙 大,逢乇任何東西都~~喏,故會想充大。

(馮愛珍編纂 1998:302)

值得留意的是,福州話的俗諺 tsieŋ3 kua1 mo2 noŋ2, tsieŋ3 kiaŋ3 mo2 pok7 toŋ2(□瓜無瓤,□囝無腹腸),後半段跟廈門話完全相同,可見這個語詞可以推溯到閩東和閩南共同的階段。廈門話失落了前半段,福州話完整保留下來。

另外根據我們手上的資料,福州以外的閩東語方言表示未成熟、稚嫩、 年輕的語詞也不少,例如:<sup>18</sup>

<sup>&</sup>lt;sup>17</sup> Maclay and Baldwin 標音作 ciēng,本文轉寫為相應的國際音標。

<sup>18</sup> 閩東語各次方言的語料出處如下:柘榮根據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壽寧 根據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2)、永泰根據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2)、 羅源根據羅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8)、連江根據連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1)、寧德根據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以下方言材料中僅標註頁碼 者均出自該地縣(市)志的方言志。

柘榮: □tsien3 未成熟 (頁 710)

壽寧: 遂 tsien3 不成熟 (頁 762)

壽寧: □tsien3 人不成熟,經歷和經驗不夠(秋谷裕幸 2020:

166)

永泰:淺 tsien3 未成熟(頁 782)

羅源: □tsien3 不成熟 (頁 981)

連江: 瓷 tsien3 不成熟 (頁 1289)

根據以上現代閩東語的表現,原始閩東語中表示不成熟、稚嫩、閱歷淺的形容詞,其原始形式只能擬測為\*tsieŋ3。中古-m(咸、深攝)、-n(山、臻攝)、-ŋ(宕、江、曾、梗、通攝)三類鼻輔音韻尾在現代多數閩東語中已經合併為古根鼻音-ŋ這一類,因此以上的資料無法判斷語源究竟來自哪一類韻尾。

韻尾來源的關鍵證據來自周寧貢川及寧德方言:

周寧貢川:tsien3, tsien3 kut7 □蕨, 嫩的蕨芽 (陳貴秀 2023:

71)

寧德:tsem3 不熟(瓜果)(頁960)

周寧貢川方言的-ien 韻母來自咸、山兩攝字,寧德方言的-em 主要來自咸攝。 由此可知,表示動植物稚嫩、瓜果不成熟、人閱歷淺這個語義的形式,在現 代閩東語的音韻規則對應如下: 19

聲母 福州 ts-: 周寧 ts-: 寧德 ts-

韻母 福州-ien:周寧-iEn:寧德-em

聲調 福州3:周寧3:寧德3

透過以上比較,這個詞在原始閩東語中可以擬測為\*tsiem3。

原始閩南語的\*tsi3 與原始閩東語的\*tsiem3,不論從音韻(聲母、韻母、聲調)或語義來看,都是準確而可靠的同源詞。進一步說,原始閩東語\*tsiem3 這個形式至少給予我們兩個重要的啟發:

<sup>19</sup> 為減省篇幅,以福州代表柘榮、壽寧、永泰、羅源、連江。

第一、從消極面來說,原始閩東語\*tsiɛm3 這個形式排除了原始閩南語 \*tsi3 來自陰聲韻止攝三等「茈」或陽聲韻山攝三等「俴」的可能性。也就是 說,原始閩南語\*tsi3 的鼻化成分果然是由某種固有的鼻輔音韻尾弱化而來, 同時這個成分不會是\*-n 或\*-n,應當是\*-m。

第二、從積極面來說,原始閩東語的\*tsiem3 為這個口語常用詞的語源指出了可能的「覓字」方向。在方法上,比較原始閩東語\*tsiem3 和原始閩南語\*tsi3,原始閩語應當擬測為\*tsiam3,可能的本字(語源)應當在中古咸攝三、四等字中尋求。附帶一提,原始閩語中表示稚嫩、不成熟、閱歷淺的\*tsiam3 在閩北語中似乎沒有同源詞,這可能是詞彙上的新陳代謝使然。

# 3. 從漢語歷史文獻論「漸」的語義及語法功能

以上利用現代閩語次方言的材料,說明臺灣閩南語口語中表示幼小、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的 tsī3 的來源。目前已知這個詞可以追溯到原始閩語的階段,早期形式為\*tsiam3。\*tsiam3 這個形式本身對本字的探索有重大的啟發。我們認為,原始閩語表示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的形容詞\*tsiam3,在語源上與原始閩語中表示味道淡而無味的「饗」\*tsiam3(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子冉切,原始閩南語\*tsiã3、原始閩東語\*tsiam3、原始閩北語\*tsiaŋ3)密切相關,兩者應屬同源異形詞(doublet)。

「饗」從「漸」得聲,「漸」又從「斬」得聲,其間有不少音義問題需要一一釐清。以下我們將從詞族(word family)的觀點,以「漸」為起點,對這兩個原始閩語的本字加以論述。

在進入討論之前,應就「斬」及與之相關的諧聲字群略加回顧。瑞典學者高本漢在《漢文典(修訂本)》(1997:265)<sup>20</sup>中指出,從「斬」得聲的有「摲、慙、暫、暫、漸、塹、蕲」。「漸」有子廉切和慈染切兩切語。子

<sup>&</sup>lt;sup>20</sup> 高本漢原著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於 1972 年出版,這裡引述的是潘悟云、楊劍橋、陳重業、張洪明等所編譯,於 1997 年出版的中文版《漢文典(修訂版)》。下文引用高本漢《漢文典》者均據此。

廉切一讀收有兩個義項:1.沾濕;2.流入;3.使浸透。慈染切一讀收有兩個義項:1.(滴下的樣子>)逐漸,日益;2.加劇。

王力主編(2000: 622-623)收錄「漸」慈染切、子廉切、鋤銜切(《集韻》)、慈鹽切(《集韻》)四個切語,並據以區分「漸」字的義項:

慈染切之義項為:1.水名;2.漸進;3.徵兆;4.病重。

子廉切之義項為:1.浸;2.沾濕;3.流入;4.欺詐;5.〔漸漸〕

麥芒之狀。

鋤銜切之義項為:1.高峻貌;2.流淚貌。

慈鹽切之義項為:通「潛」,潛伏。

以上慈染切與子廉切的區分,與高本漢之說相同。又以「漸」與「浸」為同源字,同書頁 588 謂:「浸、瀐精母,漸從母,霑端母。精從旁紐,從端鄰紐。浸侵部,漸、霑、瀐談部。侵談旁轉。四個字都有浸漬之義」。事實上,王力(1982:615)早已指出,「漸」另有「浸潤義」。如《荀子·勸學》:「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楊倞注:漸,漬也,染也,其義與「進」有別。

歸納起來,以上高本漢與王力兩位提出的諧聲字群,其共識為:第一、「漸」的浸潤義與漸進義分屬不同義項;第二、兩個義項的讀音有別:浸潤義的「漸」與侵部「浸、侵」等字關係相當密切;漸進義則顯然限於談部內部。由語音上所提供的線索,我們認為「漸」字的浸潤義係因上古侵談兩部音近而通假,語義來自侵部的「浸」;相對的,「漸」的漸進義才是談部所固有的。因此,本文接下來的討論將聚焦於「漸」的漸進義及其來源。

# 3.1 漢語文獻所見「漸」的初始語義

從字形上來看,「饗」以「漸」為聲符,「食」為義符。「漸」本身又以「斬」為聲符,「水」為義符。關於「斬」字,許慎《說文解字》:

斬: 截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側減切。

段玉裁注:《周禮·掌戮》注曰:「斬以鈇鉞,若今腰斬也。

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本謂斬人,引申爲凡絕之偁。从車斤,會意。……斬法車裂也,此說从車之意。葢古用車裂,後人乃法車裂之意,而用鈇鉞。故字亦从車斤者,鈇鉞之類也。 (頁1267)

由此可知「斬」的本義是利用工具(斧斤)將物體截(截)斷,並取法古代 刑法車裂而從車。<sup>21</sup>

至於「漸」字,許慎《說文解字》謂:

漸,水,出丹陽黟南繼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段玉裁注:丹陽郡、黟,二《志》同,今安徽徽州府黟縣是其地。云漸水出黟南之蠻夷中,則今錢塘江之北源、南源皆見矣。《前志》黟下曰:「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水經》曰:「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於海。」按,班、許、《水經》皆曰「漸江水」,酈氏注則曰「浙江」,葢《水經》以後無稱漸江者。其前則《山海經》、《吳越春秋》、《史記》皆曰「浙江」。《山海經》有出於漢人者。漢人之書《地理志》、《說文》爲謹嚴。據許立文,曰江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謂峰江也。曰漸江水出丹陽黟南蠻中,謂今錢唐江也。分別畫然。葢浙江者,婚江之委;漸江者,錢唐江源流之總稱。二水古於山陰相合,故可統名之曰浙江。後世水道絕不相通,而錢唐江猶冒浙江之名,失其本號耳。……按,走部有爋字,訓進也。今則皆用漸字而爋廢矣。(頁926)

「漸」是從水斬聲的形聲字,本來是河川的名稱,也就是現在的錢唐江(錢

<sup>&</sup>lt;sup>21</sup> 白川靜原著,蘇冰譯之《常用字解》(2010: 270)謂:「漸,形聲,聲符為『斬』。『斬』義示為了造『車』用『斤』砍木。按照一定程序、順序斬木,由此水次第浸濡謂『漸』,有浸泡、浸濡、漸濡、前進之義。後來,『漸』亦用於時間方面,如『漸次』等語所示,有逐漸之義。逐漸產生影響的時間為『暫』(短暫、暫時)」。從訓解來看,白川於「斬」字純就字形本身立論,與許慎之說迥然有別。考量到許慎撰寫《說文解字》時去古未遠,我們接受許慎對「斬」字從斤,車係車裂之說。白川之說則附記於此。

塘江)。段玉裁同時指出,走部另有一個訓為「進」的「魎」字,後世用水名的「漸」取代了從走的「魎」,遂使「魎」字棄置不用。至於「魎」字, 許慎《說文解字》謂:

**漸**:進也。从走斬聲。

段玉裁注:按,水部漸云:「漸水也。」則訓進者,當專作魎, 許所見《周易》卦名當如是矣。从走,斬聲。藏濫切,八部。 《廣韵》作「鏨」,慈染切。(頁118)

「轡」又可寫作「蹔」,語義為「進」,也就是推進或發展的意思。《周易 正義》「漸」卦謂:<sup>22</sup>

漸,女歸吉,利貞。

注云:漸者,漸進之卦也。止而巽,以斯適進,漸進者也。以止巽為進,故女歸吉也。進而用正,故利貞也。

正義曰:漸者,不速之名也。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之漸也。

由此可知,訓「進」的「漸」(即「趣」),它與「進」的差異在於:「趣」有「徐進」之義,也就循序漸進;「進」則只是「前進」或「發展」,並沒有對事件內外情況的描述。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蔪」、《說文解字》曰:

蕲:艸相蕲苞也,从艸斬聲。

段玉裁注: 蕲苞即今《禹貢》之漸包,釋文曰:「漸本又作蕲,《字林》才冄反,艸之相包裹也。包或作苞,叢生也。馬云:相苞裹也。」按,叢生之義,字作苞者是。(頁72)

段注以「蔪苞」為《尚書·禹貢》的「漸包」。<sup>23</sup>考《尚書·禹貢》正文及

<sup>22 《</sup>周易》注疏中,注為魏王弼、晉韓康伯著,正義為唐孔穎達著。

<sup>&</sup>lt;sup>23</sup> 高本漢《漢文典》(1997: 265)以「纏繞」釋「蔪」字,或係據漢儒馬融謂「相包裹」 之義,本文看法與此稍有不同。

#### 相關註疏如下: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孔安國傳:漸,進長;包,叢生。

馬融注:漸包,相包裹也。漸一作薪,包一作苞。

孔穎達疏:漸者,釋文云:本作薪。說文草相薪苞也,引此文 或作蘗。包者,詩傳云:裹也。釋詁云:苞,豐也。馬注見釋 文。云相包裹者,文選蜀都賦云:柯葉漸苞,劉淵林注云:漸 苞,相苞裹而同長也。玉篇云:薪,草相蕲苞裹也。

「漸包」即許慎所謂「蔪苞」,孔傳釋「漸」為進長,釋「包」為叢生。「漸」字說明草木縱向地由下向上生長,「包」說明草木橫向左右擴展,「漸包」一詞相當生動地說明草木生長茂盛的情狀。從語法結構來看,「草木漸包」是一個主謂結構,謂語「漸包」是由兩個謂詞所組成的並列結構。同時由以上文獻可知,早期古籍中「漸」與「蔪」兩字可通,甚至還有上從艸下從木的「糵」,三者實為通同字。

表示植物進長的「蔪」與「漸」通同,有助於理解以下這段文字: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虚,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 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史記·宋微子世家》)

文中的「漸漸」就是「蔪蔪」,指麥穗開花時生長茂盛;「油油」則指禾蜀伸長蔓延,兩者都是謂詞。<sup>24</sup>「麥秀漸漸」和「禾黍油油」一方面在音韻上透過疊字強化語義,一方面讓植物縱向進長及橫向蔓延的形象躍然紙上。

「漸」字本身從水,除了名詞(水名)之外,也有水流動而前進這個動詞用法。關於「漸」與「進」在語義上的關係,漢儒揚雄《法言·學行卷第一》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sup>&</sup>lt;sup>24</sup> 「油」屬於「由」這個詞族,其滋生詞「冑、宙、舳、軸、迪、油、袖」等都有「伸長 而出」這個核心語義。參看楊秀芳(2009)。

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這段文字中,揚雄說明了「漸」的兩個語義面向。就水而言,水在移動時是 先填滿地上的坑洞之後才前進(《孟子·離婁》所謂「盈科而後進」),也 就是「滿而後漸」。就木(植物)而言,則是由居止於下的根柢逐漸朝上方 生長。以進長義來說,橫向前進之「漸」與縱向增長之「漸」(蔪)本質上 其實是一致的。

歸納以上「漸、趣、輔」的討論,值得追問的是,何者是最原始、最基本的核心語義呢?我們認為,表植物進長義的「輔」是最原始而基本的核心語義。早期先民觀察外在世界的事物,發現植物生長有其時序,種子入土之後,逐漸萌芽成長,先苗而秀,既秀而實,遂成欣欣向榮的情狀。由此引申,而有較為抽象的徐進義「魎」。「漸」本是水名,不過後來典籍往往都用「漸」來寫植物進長義的「輔」、徐進義的「魎」以及水流動義的「漸」。另外,從語義來看,「漸」(魎、鏨)與其偏旁「斬」之間,只存在語音上的關係,欠缺語義上的聯繫。為求簡便,下文一律寫為「漸」字。

根據漢語文獻可知,「漸」以植物進長為其本義,原指植物由萌芽到開花、開花到結果的一系列過程,進而引申指一件事件按部就班地去做而有進展,可見其內部至少包括開端、過程、結果、次第、徐緩等不同的面向。這幾個面向共同構成「漸」的核心內涵,同時也就是「漸」這個語詞在語境中可能被賦予的個別內容。楊秀芳(2017)留意到漢語的詞義轉化,是由於認知角度不同而造成的。「認知」作為一種語法範疇,它對表示空間、時間、動作的語詞,可因認知角度之異而區分不同的詞義,在不同的語境脈絡中,表達不同的詞義,擴大單音詞的詞義範圍。「漸」字在不同的語境分別而存在不同的實際用法,大致都可以由此獲得解釋。以下略敘幾個文獻中較常見的用法。

#### 3.2 謂詞「漸」表事件的動態發展

「漸」作為謂詞,表示一個事件的動態發展,後面加上「矣」可以表示 該事件的完成。<sup>25</sup>例如:

(1)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周 易·坤卦·文言》)

以上這句話謂君臣父子之間互相殘賊,並非短時間造成,它的緣由是逐漸發 展而導致這個結果。又如:

(2) 夫交利相親,交害相踈。……。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潛夫 論·交際》)

以上這句話說人跟人之間的交往,交際有利則更為親密,交際有害則疏遠。 兩人之間交往逐步發展而親密,一定是有利益存在。以上例句的「漸」都處 於謂語的位置,作謂詞使用,並且這個謂詞是不及物動詞。

#### 3.3 謂詞「漸」表事件發展的最終結果

「漸」既表示一個事件的發展進程,作為謂語成分,在主謂結構這類句 子中,是指主語「持續進展並走到終點」這樣的意思。例如:

(3)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 孔安國傳:自歎其疾大進篤。(《尚書·周書·顧命》)

孔安國的解釋相當有啟發。「疾大漸」是一個主謂結構,謂語「大漸」又是個「狀述結構」,由狀語「大」和述語「漸」構成。「疾大漸」是成王自陳

<sup>&</sup>lt;sup>25</sup> 本文所稱謂詞和體詞(也就是實詞)都根據朱德熙(1982:40)的定義。體詞的主要語法功能是作主語、賓語,一般不作謂語;謂詞的語法功能是作謂語,同時也能作主語、賓語。

疾病日益沉重,將近尾聲,相當於現在所說的疾病末期。<sup>26</sup>由此可知,「疾 大漸」的「漸」仍然是個不及物動詞,不過它凸顯的是疾病(主語)的終點, 與「交漸而親」的「漸」在語義上已經有了顯著的區別。

#### 3.4 謂詞「漸」的使動用法

謂詞「漸」用來指某一個事件完成(帶「矣」)或者是指主語發展的最終結果時,都是一個不帶賓語的不及物動詞,不過在早期典籍中仍可以發現「漸」帶賓語的例子。例如:

(4) 彼霸者則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 後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糾之。(《荀子·王制》)

楊倞注謂「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從上下文義來看,「漸慶賞」的「漸」不妨分析為一個使動動詞,「慶賞」則是一個使動賓語。「漸慶賞」就是「使慶賞漸」,也就是透過有等第次序的獎賞賜予來讓這些材伎之士勇於爭先。下文「嚴刑罰」是「使刑罰嚴」,也是一個使動結構:利用嚴明的刑罰來督察他們。

## 3.5 謂詞「漸」帶介賓結構

謂詞「漸」原先是個不及物動詞,若在句法結構中帶上一個賓語,則會派生出使動用法,如上一節所討論的「漸慶賞」。不及物動詞「漸」也可以帶介賓結構,用以說明主語進長的某個定點。例如:

(5)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 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紡績組紃織紝者, 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美,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 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

<sup>&</sup>lt;sup>26</sup> 「漸」的這個用法在後人注釋中一般被解釋為「劇」,也就是程度加深。例如《列子· 力命》:季梁得疾,十日大漸。張湛注曰:漸,劇也。

#### 下以事夫養子也。」(《孔叢子‧嘉言》)

古代女子十五歲便可以出嫁,不過必須在十五歲之後到二十歲之間不斷學習紡織這類女功,通曉之後到了夫家才能孝順舅姑,相夫教子。以上文句中「漸乎二十」是指女子在年齡方面「成長到二十歲」。「二十」是人生長時的某個時間定點。這類時間定點的賓語用介詞「乎」引介,這是由於「漸」本身的語法限制使然。不過文獻上也有「漸」直接帶時間賓語而構成述賓結構的例子:

(6) (王)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 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 材小任大, 職在剌割, 筆札之思, 歷年寢廢。章和二年, 罷州家居。年漸七十, 時可懸輿。仕路隔絕, 志窮無如。(王充《論衡·自紀》)

以上文字是王充自敘一生的經歷,「年漸七十」是指王充年紀增長到七十,這裡已經不用介詞(乎)引介。從行文本身看來,此處應是配合四字句的結構而省略介詞。不過參考文獻表現,唐代之後「漸」已可以直接帶「黃昏」這類時間賓語,如:「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劉方平〈春怨〉)、「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白居易〈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總的來說,這類帶時間賓語的「漸」都有發展到、推進到的意思,可以視為進長義的引申。

# 3.6 謂詞「漸」發展為副詞

徐進義的謂詞「漸」,語義包括一件事情隨著時間而逐步發展的歷程, 這使得「漸」在構成連謂結構時,可以從動詞(實詞)演變為副詞(功能詞 或虛詞)。例如:

- (7) 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 之短。(《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 (8)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

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漢書·張騫李廣利 傳》)

- (9) 初,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疾忌之,數閒於帝,漸致疏嫌。(《後漢書·皇后紀上》)
- (10) 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 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睹。(《後漢書·崔駰列傳》)

以上例 (7) 至 (10)「漸疏、漸輕、漸致、漸敝」中的「漸」都應當分析為狀語,和後面的中心語構成一個狀述式的偏正結構。「漸」為副詞,意思是「逐漸、日漸」,表示其後謂語成分在程度上有所增加。從演變的觀點來看,早先的動詞發生語法化而成為副詞,是相當常見的。

#### 3.7 體詞「漸」的用法及其語義

在早期典籍中,「漸」除了用作動詞及副詞外,也有體詞(名詞)的用法,因此可以充當主語和賓語。體詞「漸」在不同的語法環境中有不同的語義內涵。首先,「漸」可以表示整個事件的過程。例如:

(11) (三月) 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大戴禮記·夏小正》)

妾指養蠶的女僕,子為女子,也就是主婦的尊稱。例 (11) 三月「妾子始蠶」, 指三月起要開始進行養蠶的工作,之所以女僕在先,主婦在後,是顯示養蠶 這件事有一個先後次第:先由地位較卑下者開始。這裡的「漸」是指「養蠶 之事」的整個過程。這裡的「漸」充當「有」的賓語,是一個體詞。又例如:

- (12) 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淮南子·說山訓》)
- 例 (12) 提到,首先有針之後有絲縷,便能縫製帷幕;倘若先有了線縷才去 用針,衣服就無法縫製成功。透過針進行縫紉才能完成帷幕;土一筐筐地積

累才能築成城牆。事情成功或失敗,必然都從小處開始,這也就是「漸」。 通讀全文,這裡的「漸」是指針縷成帷和積土成牆的整個過程,是個體詞。 其次,「漸」可以用來表示一個事件發展的終點,也就是最終的結果。 例如:

- (13) 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淮 南子·主術訓》)
- (14)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漫甚。向(劉向)雅奇陳湯智謀, 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 氏。」(《漢書·楚元王傳》)
- 例 (13) 指齊莊公喜好武勇,雖然沒有讓他們彼此爭鬥,但仍卻造成國家動盪,終於導致崔杼弒君的下場。例 (14) 指當時漢宗室沒有繼承人,政令都被外戚王氏把持,最終一定會危及劉氏政權。以上例句中的「漸」都表示事態發展的最後結果,可以留意到:例 (13) 是陳述一個已經發生的既定事實(崔杼弒君),而例 (14) 則是用來推測未來可能導致的結果。

再者,「漸」也可以有發端義,這是秦漢以來典籍中常見的用法。例如:

(15) 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

何休注: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春秋公羊傳·隱公元 年》)

由此可知,「漸」可以表示事態的起點。表起點語義的這個「漸」,一般被 解釋為事情的「徵兆」。例如:

- (16) 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 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韓非子·外儲說右 上》)
- (17) 兩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論衡·明雩》)
- 例 (16) 調作奸犯科的人,其惡行都是日積月累的結果,因此聖明的君主會

早早斬斷禍害。田常這類人亂政,早先都有徵兆,而君主未曾誅絕。例 (17) 謂雨水不停歇,是澇災的徵兆;長時間出太陽,是旱災的徵兆。後者以「兆」、 「漸」對文並舉,可見「漸」表示事態的發端,也就是起點。

「漸」在具體語境中又可以指古代位階中最卑下者,例如:

(18)《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 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適。(《白虎通德論· 嫁娶》)

這段文字解釋當時禮俗制度中與嫁娶有關的規定。春秋經說:兩國來騰,可以要求一個人擔任士,但不能要求人擔任妾,何以如此呢?回答是:因為士雖然地位最低,但只要能力良好(賢),其地位可以逐步提升而為大夫公卿等。然而妾即使再有能力,也無法成為正室(「適」)。<sup>27</sup>所謂「尊之漸」,指的是尊位的起點,前提是「賢」。

- 一個事件的發展有其發端,因此若要避免不好的事情,最好的策略就是 在一開始的時候加以防範。例如:
  - (19) 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門戶 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蔡中郎集·荅詔問災 異》)
  - (20) 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蔡中郎集·釋誨》)

以上兩段蔡邕文字中的「漸」字,都跟表示發端的「萌」、「端」並舉,可見「漸」在這裡充當體詞,指的是「開端」或「萌芽」。

作為體詞的「漸」在語義上既可以表示結果義,也可以表示發端義,在 早期文獻中確實存在兩種解釋均可的文句,例如:

<sup>&</sup>lt;sup>27</sup> 段玉裁注許慎《說文解字》「嫡」字曰:葢嫡庶字古衹作適,適者,之也,所之必有一 定也。《詩》:天位殷適,《傳》曰: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凡今經傳作嫡者,葢 皆不古。

(21) 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翟方進子)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即王莽)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漢書·翟方進傳》)

例 (21) 是翟方進之子翟義評論王莽居攝及其相關政治上的布局。文中「其漸可見」的「漸」,若從「必代漢家」來看,可以視為結果;若從「居攝號令」來看,則可以視為發端。這正是「漸」不同語義面向的具體展現。

# 4. 「漸」與原始閩語的\*tsiam3 和\*tsiam3

以上探討漢語文獻中「漸」的本義及引申義,「漸」本義指草木進長的 過程,可以做為謂詞和體詞使用。「漸」的體詞用法有一項是發端萌芽義。 本文認為,原始閩語中表示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的\*tsiam3 與表示味道 薄淡的\*tsiam3,都是從「漸」的發端萌芽義引申而來。考量到味道淡薄的 \*tsiam3 於文獻上證據較多,而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的\*tsiam3 似乎沒有 太多書面例證,本文先探討\*tsiam3,再說明\*tsiam3。

#### 4.1 「漸」由發端萌芽義到味道淡薄

「漸」有發端、萌芽義,植物初生萌芽具有「幼弱」義,因而有微小、 孱弱的意思。我們可以利用「句」詞族來具體說明。「句」具有不可切分的 「彎曲、初生、微細」等具體內涵,從「初生義」來看,「駒」(幼馬)、 「狗」(未成毫)都是「句」觸及具體事物後孳生而來。(楊秀芳 2015:158)

得力於「句」詞族的啟發,對於「漸」詞族我們可以有同樣的思考:「漸」 在文獻中具有作為「初生芽萌」的體詞用法,可見它具有「初生、幼弱、微小」這類語義。由「幼弱義」出發涉及具體的味道,便可以引申為不強,也 就是微弱或淡薄。例如《廣韻》收錄「醬」字: 憲: 惠恁, 味薄。慈染切。<sup>28</sup>

「響」字从酉漸聲,此字許慎《說文解字》未收,顯然字形是後起的。在語義上,儘管文獻證據較少,但我們就字形本身可以合理推測,「響」是幼弱義的「漸」涉及到酒而孳生的語詞,用來專指酒淡薄,不醇厚。

原始閩語表示所有食物味道淡薄的詞是\*tsiam3,它的本字是「饗」。這個字形在《廣韻》已獲收錄:

警:食薄味也。子冉切。

韻書以「食薄味也」解釋「饗」,加上這個字在典籍中見頻甚少,要說明它的詞性跟用法頗不容易。不過就現代閩語而言,\*tsiam3是一個形容詞,並且可以用作調語,則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圕」和「饗」在語音上的區別:前者為慈染切,從母鹽韻三等上聲字;後者為子冉切,精母鹽韻三等上聲字,它們區別只在聲母的清濁。在讀音上,是利用改變聲母清濁來區別兩種不同的詞義:全濁聲母的「圕」表示酒的淡薄無味,全清聲母的「饗」泛指所有食物的淡薄無味。「圕」與「漸」聲、韻、調俱同,顯示兩者語義雖然改變,但仍然不以音別義,這其實是確認它們之間演變關係的重要關鍵。至於「圕」與「饗」之間,則已經以音別義,顯示「味道淡薄」詞彙的獨立性。

表示食物無味或淡薄的意思,還可以寫作「饕」,《廣韻》謂:「饕, 澉饕,子敢切」,《玉篇》:「澉饕,無味」。「饕」是精母談韻一等上聲 字。我們認為,表示無味的「饕」應當也是從味薄的「醬」孳生而來,並且 也以音別義。值得留意的是,子敢切的「饕」可能經歷過兩次的以音別義:

響<sup>慈染切</sup> → 饗子冉切 →饕子敢切 酒味不厚 食物味淡 食物無味

第一次語音變化是利用聲母清濁來別義,第二次語音變化是以韻母之等第 (三等和一等)來別義。也就是說,子敢切是在子冉切的基礎上變化韻母而

<sup>28</sup> 售: 쵪醬, 味薄, 而琰切。

來。在意義上,從酒味不厚到食物味淡,再從食物味淡指食物無味,語義上 有微細差異。<sup>29</sup>

閩南語的「饗」來自「幼弱義」,事實上除了指味道淡薄之外,還有其他□語語詞其語義內涵具有「微弱」義。例如 Barclay (1990[1923]: 20): 30

tsiã3 sin1 (chián-sin): fruit wanting in flavour because not ripe. tsiã3 sik7 (chián-sek): pale in colour.

閩南語 tsiã3 sin1 一詞,指水果因尚未成熟而欠缺風味,我們認為這個詞的本字是「饗新」。<sup>31</sup> tsiã3 sik7「饗色」是指物品顏色淺而淡,這其實是「饗」由於涉及顏色而引申出來的用法。<sup>32</sup>

另外,閩南語還有 tsiã3 be3 一詞,Barclay (1990[1923]: 20):

tsiã3 be3 (chián-bé): the lighter rain that ends a long downpour.

tsiã3 be3 是指傾盆大雨趨於結束之前較為輕微的降雨,我們認為本字是「饗尾」,這裡的「饗」具有微弱義,相較於傾盆大雨,這裡的語義特別顯豁。

「饗」也可以進一步指身體上、精神上的軟弱以及人際關係上居於弱勢, 例如 Douglas (1990[1873]: 42):

tsiã3 (chiá<sup>n</sup>): nŋ3 tsiã3 (nńg-chiá<sup>n</sup>), weak; delicate (as in health); belonging to a weak clan or family, not having much influence or power; feeble.

閩南語 nn3 tsiã3 一詞,從語義來看,本字其實正是「軟饗」。歸納以上這些

<sup>29</sup> 也許有人會認為子敢切的「暫」或許是直接以慈染切的「圕」為起點,同時改變聲母清 濁和韻母等第來區別意義。考慮到子冉切的「饗」作為中間階段相當合理,我們不做這 一設想。

<sup>&</sup>lt;sup>30</sup> 我們將白話字寫在國際音標之後,並以()標示。

<sup>&</sup>lt;sup>31</sup>「新」本義是砍伐樹木,引申可泛指剛收成的農作物或蔬菜,例如《禮記・月令》:「農 乃登穀,天子嘗新」。「新」在閩南語中讀為 sin1 屬於規則對應。

<sup>32 《</sup>集韻》收有從「漸」從「面」的「薔」字,子冉切,色弱。事實上它的本字也是「饗」, 乃是由「味道淡薄」引申出「顏色淡淺」後所另造的新字。

帶有「饗」tsiã3 的詞彙,從語義來看,「饗」有「微弱、軟弱、淺淡」義,都是從原先「漸」的「幼弱義」孳生而來。為方便論述,我們下文將「漸」的「幼弱義」義項標為「漸幼弱義」,而以「饗淡薄義」為孳生後的形式。

#### 4.2 「漸」由發端萌芽義到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

從語源考證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原始閩語中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的\*tsiam3(原始閩南語\*tsi3、原始閩東語\*tsiem3)的本字來自「漸幼弱義」。本字考證研究講究的是「音準義合」,然而處理\*tsiam3這個語詞的本字時,所面臨最大的挑戰在於語義和語音兩方面於文獻上可取用的資料相當少。具體來說,相較於味道淡薄的「饗」\*tsiam3,我們似乎無法在文獻中找到某個詞的註解或用法與原始閩語「漸幼弱義」\*tsiam3 完全相合。語音方面,「漸」是全濁聲母上聲,\*tsiam3 則顯然來自全清聲母上聲。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能就既有的文獻資訊及語言現象進行推敲。

在語義方面,「漸」指植物初生的萌芽時,本身便具有「幼弱義」,因此用「漸」來指初生稚嫩的植物,如臺灣閩南語的 tsi3 kiū3(嫩薑)或閩東周寧貢川方言的 tsien3 kut7(嫩的蕨芽),語義上是相當合理的。事實上,「漸」的本義與植物生長密切相關。著眼於「漸」的「幼弱義」,當它涉及植物,便可以用來指瓜果植物的稚嫩、不成熟(漸幼弱義瓜無瓤);當它涉及人,就可以引申為人年紀不大,未諳世務,資歷尚淺,歷練不足(漸幼弱義囝無腹腸)。因此我們相信,「漸」在語義方面是相合的本字候選。

歸納以上的討論,從原始閩語內部的表現來推敲,可以得出「漸」詞族 在語義發展上的途徑:



就語義本身來思考,我們推測「漸初生芽萌義」先發展出「漸均弱義」,其語義內涵包括「幼小」及「微弱」兩個面向。原始閩語中的「漸」\*tsiam3指植物

「瓜、薑、蕨」的初生稚嫩,進而擴大為指動物「鳥、囝」的年齡不長,乃至於更抽象的閱歷尚淺,都由「幼小」這個義項發展而來。至於食物味淡的「饗淡薄義」,則由「微弱」這個義項發展而來,閩南語中的「饗尾」(tsiã3be3)、「軟饗」(nŋ3 tsiã3)都有微弱、軟弱的意思,之後用來指食物味道淡薄或顏色淺淡。

利用中古音框架(《切韻》)來作為衡量的尺度,就原始閩語而言,中古咸攝三等陽聲韻的白話音可以擬測出兩個不同的音韻形式,分別是\*-iam和\*-iam,它們明顯屬於不同的音韻層次:<sup>33</sup>

\*-iam 同源詞 簾\*liam2、染\*niam3、鉗\*khiam2、鹽\*siam6

\*-iam 同源詞 竇\*tsiam3、焰\*iam6、染<sub>多雜</sub>\*niam3、 點引誘\*siam2

根據以上同源詞例證,我們認為原始閩語中的「漸幼小義」\*tsiam3(原始閩南語\*tsī3、原始閩東語\*tsiɛm3)與「饕淡薄義」\*tsiam3(原始閩南語\*tsiã3、原始閩東語\*tsiam3)是不同時代的漢語在原始閩語中所留下的痕跡。他們在語義上雖有差異,但是就讀音而言,無疑地是可靠的同源異形詞。

這裡有一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思索,那就是:若依以上所說主張「漸幼小義」\*tsiam3 與「饗淡薄義」\*tsiam3 是時間層次上的異讀,我們似乎也就假設這兩個早晚不同的時間層次,不約而同地發生了全濁(慈染切)變為全清(子冉切)的聲母改讀。這個假設是否可以成立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就文獻的記錄而言,「饗」的字形不見於《說文解字》,形體是後起的;至於切語,「子冉切」一讀已收錄於南朝宋顧野王之《玉篇》及《切韻》,34則語音上也不算晚出。我們推測,從「漸初生芽萌義」發展為「漸幼弱義」時,伴隨著語義改變,聲音上也發生了聲母清濁別義的改讀,由慈染切改讀為子冉切。目前原始閩語的「漸幼小義」\*tsiam3 與「饗淡薄義」\*tsiam3 均是「漸幼弱義」的進一

<sup>33</sup> 關於原始閩語咸攝的韻母擬測及其層次分析,參看吳瑞文(2018)的通盤性研究。以下 只引述咸攝三等鹽韻兩種白話層的擬音。

<sup>34 《</sup>玉篇殘卷》及《篆隸萬象名義》所收《玉篇》,「饗」字均作「鬟」,子冉切,薄味也。

步發展,而在讀音上均承繼了清聲母的子冉切。值得注意的是,兩個詞雖然同樣都是「子冉切」,但因分屬不同的時間層次,在原始閩語中巧妙地構成「一詞一形,一形一義」的辨異效果。<sup>35</sup>

總而言之,本節獲致的結論是:閩南語中表示「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的 tsī3,其本字就是「漸幼小義」\*tsiam3,相應的反切是子冉切,係由慈染切改讀而來。至於閩南語中表示「味道淡薄無味」的 tsiã3,其本字則是「饗淡薄義」\*tsiam3,它也來自子冉切,只是在書寫上已經創製出一個專屬的字形。

#### 5. 結論

本文探討臺灣閩南語口語中表示稚嫩、不成熟、人閱歷淺 tsì3 的本字, 獲得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tsī3 在原始閩南語中的形式也是\*tsī3,從韻母本身來看無法推測它早先的來歷。我們發現原始閩南語的\*tsī3,在閩東語有同源詞,語音形式包括 tsien3(福州)、tsien3(周寧貢川)、tsem3(寧德)等,由此可以追溯原始閩東語的形式為\*tsiɛm3,原始閩語的形式為\*tsiam3。從事閩南語的本字研究,必須擴大比較的視野,從閩語次方言內部的橫向比較出發,才可望還原早期而目。

第二、原始閩語\*tsiam3的本字為何?從擬測的形式來看,應當從咸攝三等鹽韻著手。本文從詞族研究的觀點出發,參照原始閩語的擬測,認為「漸」(慈染切)是原始閩語\*tsiam3一個相當可能的來源。經由對「漸」在文獻中的表現,本文發現「漸」的本義為「草木漸包」中的「植物進長義」,具

<sup>35</sup> 我們也曾考慮過另一種假設,那就是原始閩語中「漸幼小義」\*tsiam3 與「饗淡薄義」\*tsiam3 彼此透過「層次異讀」來區別詞義。現代漢語方言利用音韻層次的不同讀音來區別同一語詞的語義或語法功能,其實並不罕見,具體例證包括:閩南語「毒」的動詞義 thau6 與名詞義 tok8 兩音,以及「兩」的數字義 nŋ6 與度量衡義 niũ3 兩音等。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係因時間層次是方言本身所固有,取用上相當方便,可施用於詞彙系統,提高語詞音義的辨異度。(參看楊秀芳 2020)考慮到「利用層次異讀別義」需要有更為充分的文獻資料作為論證基礎,本文暫時採取「時間層次不同」這個較為寬泛的解釋。

體包括開端(萌芽)、有序生長(徐緩)及終點(長成)。

第三、原始閩語中表示味道淡薄的\*tsiam3(臺灣閩南語 tsiã3、福州閩東語 tsian3)的本字是「饗」(子冉切)。本文認為「饗」是從「漸」的初生芽萌義先發展出幼弱義,並從「弱」這個義項引申出「微弱義」,進而成為味道不強烈(弱)的淡薄義。「饗」在閩南語中所構造出的「饗尾」、「軟饗」等詞,都是「微弱義」的具體表現。

第四、原始閩語中的\*tsiam3(臺灣閩南語 tsī3、福州閩東語 tsieŋ3), 也是來自「漸」的幼弱義,並從「幼」這個義項引申出「幼小義」,進而指植物稚嫩、動物幼小以及人年紀輕,最終指人的閱歷淺這個抽象概念。

第五、原始閩語中兼有「漸幼小義」\*tsiam3與「饗淡薄義」\*tsiam3,它們分別來自不同的時間層次,兩者的關係是可靠的同源異形詞。從「漸」詞族來看,「漸」作為初生芽萌義時,讀音仍然是慈染切,在發展出幼弱義之後才透過改變聲母清濁的方式區別語義,此時為子冉切。就語源上來說,「漸初生芽萌義」固然是源頭,但原始閩語所繼承的語音,其實是改讀之後的「漸均弱義」,也就是子冉切。由於原始閩語承繼了時代及地域不同的早期漢語,義項偏重不同,語音也就有別。

從學術發展的歷程來看,漢語本字研究不論是在觀念或方法上,都已經建立了一套相當完備且鎮密的工作程序,這個工作程序至少包括標的語言內部的同源詞探索以及外部漢語文獻的形音義考求。職是之故,把漢語方言原始語的擬測及漢語歷史文獻研究兩方面妥善地結合起來,是進行漢語本字研究的正確道路以及持續努力的方向。

## 引用文獻

- Barclay, Thomas. 1990[1923].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夏英大辭典增補》).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Douglas, Carstairs. 1990[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夏英大辭典》).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Fielde, Adele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Maclay, R. S. and C. C. Baldwin. 1870.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Foochow Dialect (《福州方言拼音字典》). Foochow: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3.4: 629-644.
-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許惟賢整理,2015 年南京: 鳳凰出版社。
- [梁] 顧野王撰.《大廣益會玉篇》,1989年北京:中華書局。
- [宋] 陳彭年等重修.《大宋重修廣韻》,1974年臺北:鼎文書局。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zh(查詢日期:2024.7.10)。
- 王力. 1982.《同源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 王力主編. 2000.《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卷三十三·方言〉,永泰縣地方志編纂 委員會編《永泰縣志》,771-810。北京:新華出版社。

- 白川靜原著,蘇冰譯. 2010.《常用字解》。北京:九州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吳瑞文. 2010.〈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語言暨語言學》11.2: 297-334。
- \_\_\_\_\_.2012.〈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論兩個閩語的音韻現象〉,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中國音韻學: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六屆學術討論會暨漢語音韻學第十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太原·2010)》,372-391。北京: 九州出版社。
- \_\_\_\_\_. 2018. 〈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漢學研究》 36.3: 91-161。
- 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編. 1996.《福州方言詞典》。福州:福建 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a.〈南安市方言志〉,李如龍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1-68。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_\_\_\_\_. 2001b.〈晉江市方言志〉,李如龍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69-137。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林倫倫. 1994.〈廣東省澄海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994.2: 128-142。
- 林連通、陳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主編.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第二十九篇·方言〉,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柘榮縣志》,693-770。北京:中華書局。
- 秋谷裕幸. 2020. 《閩東四縣市方言調查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馬重奇. 1993.〈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993.3: 199-217。
- 高本漢原著,潘悟云、楊劍橋、陳重業、張洪明編譯. 1997.《漢文典(修訂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連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1.〈第三十九篇·方言〉,連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連江縣志》,1265-1333。北京:方志出版社。
- 陳貴秀. 2023.《閩東周寧縣貢川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有限公

司。

- 馮愛珍編纂. 1998.《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楊秀芳. 2000.〈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漢學研究》18 特刊: 111-146。
- \_\_\_\_\_. 2009.〈從詞族關係論幾個衣袖名稱的來源——兼論江東方言詞「被」 的系屬問題〉。《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1: 19-52。
- \_\_\_\_\_.2015.〈論「苟」的虛化〉,洪波、吳福祥、孫朝奮編《梅祖麟教授 八秩壽慶學術論文集》,149-173。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 \_\_\_\_\_. 2017. 〈漢語形態構詞的多樣性與多層性〉。《中國語言學集刊》10.2: 298-328。
- \_\_\_\_\_. 2020.〈不見於唐宋韻書的方言形態變化〉。《東海中文學報》39: 1-36。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卷三十二·方言〉,壽寧縣地方志編纂 委員會編《壽寧縣志》,726-772。廈門:鷺江出版社。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卷三十一·方言〉,寧德市地方志編纂 委員會編《寧德市志》,932-969。北京:中華書局。
- 蔡俊明編. 1976.《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
- 龍介兄說台語—市場系列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fuzs-hm8k(查詢日期: 2024.7.10)。
- 羅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方言〉,羅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羅源縣志》,950-1025。北京:方志出版社。
- 中嶋幹起. 1979.《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2024年9月6日收稿; 2024年12月13日修訂; 2025年1月2日接受刊登]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ruiwen@gate.sinica.edu.tw

# On the Etymology of *Tsi3* in Southern Min: From the Viewpoints of Phonology and Word Family

#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aiwanese Sothern Min spoken form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iscuss the original character of a commonly used word: the adjective tsi3 used to express tender plants (such as tender ginger) or young people with little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dialect comparison within the Min language, this article first of all confirms that Taiwanese Sothern Min tsi3 has the same origin as the Eastern Min Fuzhou tsien3, Zhouning Gongchuan tsien3, Ningde tsem3 and other forms. In Proto Min, it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tsiam3. Further,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siam3 (the character known as Zǐ Răn Qiē "謇") in Proto Min, which means light taste, and \*tsiam3, which means childish, tender, immature, and inexperienced, can both be traced to the "漸" (Cí Răn Qiē) word family. Specifically, those two semantic meanings in Proto Mi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eaning 'nascent' which is derived from "漸." Finall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siam3 and \*tsiam3 in Proto Min are actually doublets that can be traced to two different chronological strata.

Key words: Southern Min, Eastern Min, etymology, word family, comparative method